

抗戰文鈔

沙坪集

徐仲年著

胡光燁署

正中書局印行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

沙 坪 集

全一册 實價國幣一元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	著	者	徐	仲	年
發	行	人	吳	秉	常
印	刷	所	正	中	書
發	行	所	正	中	書

(1129)

著者近影



叙

仲年選集了半年來所寫的文章，訂成這本集子，要我寫一篇序。這是命令，不是請求。我沒有出過集子，當然更沒有替人家做過序，這道命令真使我有點爲難。仲年又說，序上不許敷衍——他最討厭的是敷衍——這使我更爲難了。

當然，仲年這道命令，絕對不是不近人情的。這一年來，大家蜷伏在沙坪壩，仲年與我，望衡對宇，鬧得很熟很熟。他知道我比較懶散，能夠留心朋友的動態。他希望我說幾句中肯的話，替兩個教書匠留下一個友誼的紀念。這是命令，這也是特權；這個我知道，雖然不敢擔保這篇序能夠滿足仲年的希望。

這本集子裏的文章，差不多沒有一篇我不曾看過兩遍或三遍。我可以約略指出寫作的次序。我還記得最早寫的是流亡。那時，南京陷落，我們不但在報紙上看到種種觸目驚心的流民的故事，而且一天到晚聽到戰區的朋友們如何東奔西竄，受盡了人間地獄的痛苦。中國前進曲，大概也在

那時寫成。羅郎歌與馬賽曲是兩篇講演稿子。爲了適應戰時的需要，我們這幾個「長衫同志」在大學裏創立了一個「戰時文學講座」，提出英法各國的戰爭文學做了十五六次公開講演。仲年擔任法國文學方面，一個人講了五次。羅郎歌與馬賽曲祇不過是講演原稿的一小部分。當代大學教育論，大概作於去年冬間。那時空氣中充滿了討論「戰時教育」的聲浪。主持大學教育的人，在滿城風雨之中，因爲全無準備，未免手忙腳亂。於是「文化人」乘虛而入，鼓吹座談制度，好像大學教育只須一夕話就可了事。武漢方面的青年，受了激動，差不多把完整的大學打得粉碎。仲年這篇文章把中國當代大學教育加以透徹的分析。仲年不是教育專家，他的建議能不能受教育專家的重視，我不甚知道。也許他的分析太透闢了些，恐怕對於文化人與非文化人都不容易討好。

這是仲年的文章是富有時間性的。這大時代的變化激動了他的銳敏的感覺，引起強烈的反應，結果是一篇一篇汪洋恣肆的文章。當然，富有時間性的文章並不一定缺少永久的價值。譬如，長期抗戰與國際宣傳，處處顧到戰時的需要。但是，這一番議論，不論戰前或戰後，都值得深切的考慮。至於辦理宣傳的先生們，是否願意考慮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。

我不但知道仲年前前後後的文章，並且親眼看見他的文章是如何寫成的。寫文章是仲年生命的一個緊要部分；他的文章是他的生命力的表現。一天不寫文章，他就一天覺得難過。這當然不是說：他的生活是單方面的。他最會交際，最愛談天，最歡喜同朋友說笑。誰不知道他是三年前文藝茶話的中堅人物？南京的文藝界，誰沒有聽過他滔滔不絕的無錫官話？朋友中有了仲年，就是在陰鬱沉悶的場合，也彷彿見了一道陽光。但是，他念念不忘的是寫文章。朋友們偶然聽見他自己埋怨自己說：「某某一段時間草草的過去了，白紙上沒有寫上幾個黑字。」這些話，新朋友聽了也許覺得奇怪；但是他的熟朋友却不知聽了幾百遍了。

我總覺得看仲年的文章還不及看他寫文章有趣。要是你是一堆懶骨頭，最好同他住上一個星期，不管你奮發起來。他寫文章並沒有一定的時刻：早上寫，晚上也寫；飯前寫，飯後也寫；他可以杜門著作，他也可以「對客揮毫」。從前在南京時，案上總是一架打字機，一大瓶藍墨水，一大瓶紅墨水，兩三支鋼筆，一束原稿紙。經過他房間的人，一聽到不甚和諧的嗒嗒之聲，就知道仲年的兩個食指忙着按打字機了。到了沙坪壩，打字機是丟了，嗒嗒之聲，比較少聽。可是他的朋友們總見他伏在久未洗抹的書桌上，用着紅色筆、藍色筆，一行一行無窮無盡的寫去。他歡喜用「一口氣」「二個字」；他

可以一口氣寫十萬把字，而且寫得好。

最有趣的是：天氣愈熱，仲年寫得愈起勁。夏天在沙坪壩，溫度常在百度左右，除了早晚還算清涼，真是熱極了，又沒有一點兒風。竹籬笆，蘆蓆，洋灰，七拼八湊成功的宿舍，到了午後三四點鐘，彷彿是土耳其浴室。有的房間，外面掛了兩三層竹簾，熱氣還是直撲進來；有人說那裏可以烘小雞子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仲年照常進行他的工作。我還記得：在一個大熱天，他在重慶跑了十幾家書店，搜集了六十八種抗戰劇本，挑選了四十種，一本本的加以批評，結果是那篇洋洋灑灑的一年來抗戰劇本述評。我還記得：他寫那篇文章時，頸邊蒙着一塊大毛巾，額角上熱汗滾涌，一顆顆小珠子大珠子，漸漸匯成一道道流泉，瀑布般的掛在左右前後，真好看。

看了仲年寫文章，我常想起從前的作家。我覺得：要瞭解人家的文章，總得知道一些他的文章是如何寫的。聽說從前大仲馬寫小說，到了得意之筆，總是哈哈大笑；他這笑從橫隔膜直衝上來，到了喉管就格格作響，聳肩縮背，全身震動。聽說迪更斯寫小說，到了傷感的地方，往往一陣心酸，吊下淚來，把紙背溼透（我不知道中國的迪更斯會不會如此傷感）。我又聽說：卡萊爾當年寫法國革命史，一天到晚呻吟，真是煎熬難過，好像母雞在下蛋，好像女人在生孩子。這些大作家使你笑，使你

你拍案叫絕。至於「我的朋友」仲年，他寫文章並不笑（雖然他最會笑有一位女朋友說他「二分春色，一團和氣」）；他又沒有理由傷感流淚；至於呻吟一法，那與他根本無緣。他只會流汗。朋友們常打趣他說：「從前趙子龍一身是膽，我們的朋友一身是汗。」我想仲年並不是什麼天才；這一點，他自己也應當知道。他不是大仲馬，迪更斯，卡萊爾之流。他至多不過靠了「一分神來」，最重要的還是「九分汗下」。

我不是在替仲年做素描；這個須請教悲鴻先生。文藝界認識仲年的人太多了，也許用不着我來絮聒。仲年之爲人是多方面的；但是你看卷首悲鴻先生畫的小像，你總會得到一個基本的印象；這就是精神飽滿。我不能說他的文章篇篇都好；老實說，有的文章我並不十分歡喜。但是，每篇文章都是精神飽滿。他最恨懶洋洋的人；他最恨「輾東輾西」的作品。他自己知道：每篇文章是流着汗寫的；他沒有寫過不用氣力的文章。這本集子裏所收的幾篇是有力的證據。

仲年的作品是多方面的。他寫詩，戲劇，小說，散文，批評文字。他的詩與戲劇還不算多；他寫的小說與散文已經有了相當的數量。我歡喜他的雙絲網（曾在東方雜誌發表）與雙尾蠟（在付印

中。這本集子裏所收的流亡，很可以顯示他的作風，雖則不是他的代表之作。這本集子裏最能表達作者性格的是評述的文章。羅郎歌與馬賽曲兩篇使我（引沙坪壩新詩人繆先生的話）回憶着過去的史乘，想念着未來的光明。此外，我最歡喜一年來抗戰劇本述評，在那篇文章裏，仲年分析四十種創作劇本，每種給牠一個適當的地位，而且毫不客氣的對於名流之類加以嚴正的批評。我並不說這篇文章處處精采；不過我敢說，這種大文章，在批評界特別消沉的年代，真是空谷的足音。「枯桑知天風，海水知天寒。入門各自媚，誰肯相爲言？」

這沙坪集所收的全是仲年入川以後的文章。集子付印以後，仲年又寫了好幾篇文章，大有出版沙坪二集、沙坪三集的可能。當然，我們希望他趁着年富力強，多寫一些精神飽滿的文章；但我們並不希望他老是蜷伏在沙坪壩寫文章，出集子。也同沙坪詩人一樣，我們在嘉陵江畔，松林坡上，充分領略江上的漣漪，松枝裏的微風。可是，我們不能忘情於江南的平遠山川——我們久別了的故鄉。我們希望他在不久的將來，在更好的環境裏，多出幾身汗，替這抗戰建國的大時代留下一些更深刻的記錄。

范存忠廿七年八月六日

封面題字

胡小石先生

著者最近像

徐悲鴻先生

序

范雪樵先生

卷頭小語

徐仲年



論著

當代中國大學教育論.....一四八

長期抗戰與國際宣傳.....五八

創作

中國前進曲.....八二

流亡·····	一三七
---------	-----

大青山·····	五
----------	---

剪愁·····	二六四
---------	-----

抗戰文學

一年來中國抗戰創作劇本述評·····	九二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古代法國抗戰文學「羅郎歌」·····	一六二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「馬賽曲」的前前後後·····	二一六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頭小語

這個小冊子裏所收集的文字，都是民國二十七年上半年，我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臨時校舍裏所寫的，所以叫做沙坪集。

這個半年，我所寫的東西不止這幾篇：一方面，我繙譯了好幾首 Alphonse de Lamartine 的長詩；另一方面，我在重慶漢口香港各報或刊物上發表了許多富於時間性的短文字，再者，我在巴黎報上又寫了幾篇宣傳文章。關於所譯 A. de Lamartine 的詩，我另有計劃，暫爲保留。在巴黎報上所發表的是法文文章，當然不能收入沙坪集。至于每篇二三千字的短文章，在五年前，我或許要留戀它們，現今見解不同，拋棄了亦不覺得可惜。

中央大學文學院外文系，爲了適應環境，創設了「戰時文學講座」，由文學院院長樓石菴先生，外文系主任范雪樵先生，外文系教授俞大綱俞大綱兩女士，商章蓀先生和我輪流演講。我演講了

五次，現在先整理兩篇講稿——就是古代法國抗戰文學羅郎歌與馬賽曲的前前後後——在此發表；其餘的講稿，或因手頭缺乏參攷書，不克充實內容，或因暑假前精力稍疲，雖有材料，貪取小休，暫不動筆，所以不收入集內。

集中兩篇時論：當代中國大學教育論與長期抗戰與國際宣傳，以及一年來中國抗戰創作劇本述評，對於時賢，容有微議。不過，我根據了鐵般的事實，以最公正最誠懇的態度，發爲「春秋責備賢者」的論評，毫無損人利己的思想混在裏面；這點要請諸位讀者特別注意。

左拉 (Emile Zola) 在他的書房裏貼着這句座右銘：

Nulla dies sine linea

「沒有一天不寫一行字。」維宜 (Alfred de Vigny) 在他著名的狼之死 (la Mort du loup) 裏，寫下這幾句詩：

呻吟，哭泣，祈禱，同樣地是懦弱。

在命運指示你的路程裏

努力盡你的既長且重的職責，

然後，像我（指狼）一樣，緘默忍痛而死。

國事危殆至此，我們在後方負有教育青年責任的人，與其終日唉聲嘆氣，不如除了授課外，做些有益的工作。當這個風雨如晦的時候，沙坪集中幾篇飽含抗戰意義的小文章或許可以算作一兩聲鵲鳴罷！

謝謝小石悲鴻雪樵三先生，爲我題字繪像作序；謝謝新民族羅志希先生，現代讀物高泳修先生，西南週刊杜元載先生，時事新報崔唯吾先生，新蜀報周欽岳先生，承蒙他們不棄，使本集中一部分文字先與讀者相見。謝謝陸步青先生，給予本集出版機會。

徐仲年 二九，六一九三八。

沙坪集

大青山（兩幕劇）

——保留著作權與排演權。——

小敘

大青山原是一個相當長的劇本，由艾納執筆，由白沙、大荒、賈文獻、李禾穎、陶駿奇、黃繡封、余叔恆、李春和、潤色；廿七年五月十五日至十七日，假座重慶國泰大戲院，由中大劇社演出，成績甚佳。我讀過稿本，看過戲，覺得有幾處應當緊縮，有幾處應當發揮；而我認為最要修改的地方，就是此劇患了「抗戰不忘戀愛，戀愛不忘抗戰」的流行性病！或許純粹的抗戰劇太緊張了，需要輟性的情節來和緩空氣；然而賓主總得分的，不可喧賓奪主，使劇本失去中心。本此種種理由，我徵求得艾納君同意，把原稿縮成了現在這個樣子。我對於艾納君的如此信任我，十分感謝；我就拿這個修改本作爲我與艾納君相處四年的紀念品！

〔時間〕

一九三八年四月。

〔地點〕

黑龍江大青山義勇軍根據地。

〔人物〕

葛天捷（義勇軍司令，爲人慷慨豪爽）。

李學浩（義勇軍將領，詩人，爲人聰敏多智，富於熱情）。

趙斌輝（義勇軍將領，李學浩之同窗，爲人談諧可親）。

黃白濤（義勇軍將領，爲人鎮靜善謀）。

王大福（義勇軍將領，曾當過「紅鬃子」，爲人憨直可愛）。

徐銘德（班長）。

金敏伯（鄉紳，頭腦糊塗，但極愛其獨生女素芸）。

金素芸（金敏伯之女，李學浩之愛人，天真活潑，心地善良）。

張媽（金敏伯家的女傭）。

川原一多（日軍某師團聯隊長，爲人狡猾異常）。

山縣正雄（川原部下中隊長）。